

蜂云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

蜂云

卫斯理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蜂 云

卫斯理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15.25印张 2插页 234千字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790册

*

ISBN 7-5059-0321-7/I·198 定价：3.15元

目 录

蜂 云.....	1
奇 门	269

蜂 云

这一天，对别人来说，可能是平常的一天，和其他的日子并没有甚么不同；阳光明媚，秋高气爽。但是对陈天远教授和他的女助手殷嘉丽来说，却可以说是最不平常的一天。

陈天远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生物学家，本来是在美国主持一项太空生物的研究工作的，因为此处一间高等学府的主持人是他的好友，而这间高等学府的生物系又亟需要一位教授，所以才将他聘来的。

陈天远教授虽然离开了美国，但是却并没有放弃他的研究课题：“海王星生物发生之可能”。

陈天远教授的这项研究工作，可以说不算得十分之复杂，他只需要一间实验室就行了。

人类虽然还未到达离地球最近的行星，但是，派出去的飞船，却已经到达了十分遥远的太空，将一些星球表面上的情形，拍摄成照片，汇集成资料，使得地球人对这个星球有深切的了解。

海王星距离地球二十七万万哩，若说它和地

球有甚么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它只有一个卫星，这和地球只有一个月亮是相同的。

由于海王星离开地球很远，在太空探索的计划中，它并不重要，陈天远教授之所以会去研究“海王星生物发生之可能”，那完全是因为美国太空署的一项错误所造成的。

去年，在该署的主持下，向金星发射了一枚火箭，是准备去搜集有关金星的一切资料的，但是因为计算上极其微小的错误，这枚火箭以及它所携带的仪器，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地到达金星附近，它逸出了飞行轨道，竟不知去向了。

当时，全世界的雷达追踪站，都曾协力追踪这枚火箭的下落，但是却没有结果。

美国方面，也已放弃了这项探索金星的研究计划，只留下了几个雷达工作人员，在注意着那枚火箭有关的雷达系统。

这样做的原因，是因为这枚火箭，始终没有已临毁灭的迹象，这证明了火箭还在太空中运行，只不过向何而去，不为人所知而已。

在七个月后，地球上的雷达系统，突然接到了那枚火箭上所携带的仪器拍回来的大批资料，这一大批资料，是关于一个星球表面上的情形的。

太空专家们忙碌了几个月，才研究出这份极其完善的资料，竟然是有关海王星的，那枚火箭在逸出了轨道之后，竟到了海王星的附近。

但海王星是不在太空探索计划之内的，于是这份资料便被搁置了起来，直到被陈天远教授发现。陈天远教授审视了这份资料所显示的情形，海王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。于是，他就按照资料上所记载的气压、空气的成份，海王星表面上的岩石成份、温度，建造了一个实验室。

那个实验室 人是没有法子走进去的，因为里面的情形，几乎完全和海王星相同。陈天远教授在建立了这个实验室大半年之后，应聘东来，他将这实验室也带了来，当然，附属于实验室的许多机械，也一齐带来，安装在实验室的旁边，如气压增加仪，温度调节仪等等。

这些器械，必需日夜不停地发动，以维持实验室中的一切，和海王星表面的情况相似。

当然，这些机器在发动的时候，会发出许多噪声来——这也就是为甚么我能够和陈天远教授做邻居的原因。

陈天远教授所选择的住处，十分僻静，是在郊外。但是在他居处的二十码处，另有一个阔佬，早就建造了一座别墅。

当陈天远教授和他的实验室搬来之后，不到一星期，那个阔佬就搬走了，反正他是真正的阔佬，绝不止一幢别墅，空置一幢，也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我在那时候，心情很不好，所以想要找一个地方静养一下，我想起了这个阔佬朋友，他想起了那幢别墅，告诉我如果不是怕时断时续的机器声的话，那幢别墅倒是十分好的休养所在。

本来我也是怕吵的，但是我听得近邻者是个知名的学者时，我又变得不怕吵了。我搬到了那幢别墅中，一连七八天，我甚至未曾看到陈天远教授，只看到他那美丽的女助手。

他的女助手殷嘉丽，是那间高等学府的助教，年纪很轻，而且美丽得不很像一个助教，我曾经借故想搭讪几次，但是她却连睬也不睬我。

所以，当那天早上，我正在阳台上享受着深秋的阳光，听到在离我所躺的地方，只不过二十来码处，发出了她尖声的呼叫之际，我立即一跃而起，循声望去。

殷嘉丽正穿着白色的工作服，她双臂挥舞着，从那间密封的长方形的实验室中，冲了出来，向屋子中奔去，口中尖声地叫着：“陈教授，陈教授，他出现了，他真的出现了，我看到他了！”

我被殷嘉丽的话陡地吃了一惊，“他”是甚么人？难道有甚么歹徒，在袭击殷嘉丽么？

我几乎绝不考虑，翻身跃下了栏杆，从十二呎高的露台上跳了下去，身子弹起，便向前奔了过去。

当我翻过了陈教授住宅的围墙时，有两个人以充满了奇异的眼光望着我。

一个是殷嘉丽，我们不止见过一次了，另一个，是看来神情十分严肃的中年人。

那中年人踏前一步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想作甚？”我知道我自己已造成一个误会了。我连忙道：“我是你们的邻居，刚才我听得这位小姐的高呼，我以为是发生了甚么意外——”

我的话还未曾讲完，那中年人和殷嘉丽，便同时发出了“哼”地一声，齐声道：“请你出去！”

他们两人下了逐客令，可是又不等我出去，便匆匆地向实验室走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实验室的厚门，重重地关上。

我变得尴尬地站在那里，老实说，我是很少被人这样奚落的。我一个转身，想要离去，但是我又决定等他们出来，好向他们表明，我绝不是他们想像之中那样的人。

我刚才设想着我应该怎样措词之际，实验室

的门，又被打了开来。

我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中年人——他当然是陈天远教授了——跳着向外走去。我实是难以相信，像他那样的一个学者，神情又是如此庄严的人，竟然会跳跳蹦蹦着向前走过来的。

我正在错愕间，他已经到了我的面前，一伸手，按在我的肩上。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的面上，现出了狂喜的神情，他大声道：“朋友，它出现了！”

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，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“它”而不是“他”。

我还未及问，陈天远教授又已道：“朋友，不管你是甚么人，你恰在这时候出现，请来分享我们的一份快乐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拉着我，向实验室走去，我不知道陈天远教授发现了甚么，使得他如此兴奋，对我的敌意完全消除了。

他一直将我拉进了实验室，我一跨进门去，是一间小小的工作室，一架十分大的显微镜，正放在工作桌上，而殷嘉丽则正在显微镜前观察着。

她听到了脚步声，却并不回过头来，道：“教授，它分裂的速度十分惊人，相互吞噬——”

陈天远道：“你让开，让我们这位朋友看看。”

殷嘉丽侧了侧身子，她美丽的眼睛，瞪了我一眼，我报以一个微笑，来到了显微镜前，我先看了看显微镜的倍数，是三千倍的。

我凑上眼睛去，我看到了几个如同“阿米巴”变形虫似的东西，正在蠕动着、分裂着，数字一倍一倍地在增加，越来越多。

但是相互之间，却也拼命在吞噬，转眼之间，便只剩下了一个，而那一个，又开始分裂，不到几秒钟，又到了成千成万个，相互间仍然吞噬着，到最后，又只剩下了一个。这样的一次循环，大约不到二十秒钟，而那种微生物，在吞噬了其它的之后，它的体积，看来已大了许多。

它们吞噬的，可以说是它的本身，这种生长的方式，的确是闻所未闻的。

我看了大半分钟，才抬起头来，道：“这是甚么东西？”陈天远教授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道：“你听听，他说这是甚么东西，哈哈，这个‘甚么东西’将是地球上的奇迹。”

我在那时，对于陈天远的实验课题，也还一无所知，我耸了耸肩，道：“那算是甚么？要用三千倍放大才能看到的奇迹？”

陈天远教授瞪着我，我刚准备再问时，殷嘉丽已道：“教授，我们该去报告国际太空生物研究协会了。”

陈天远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朋友，你该高兴今天看到了这种生物，因为它 是海王星上的生物。”

殷嘉丽又提醒陈天远：“教授，你不该和陌生人讲太多的话。”

陈天远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不错，朋友，你该离开这里了！”我虽然不愿离开，还想进一步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却也不能不走了。

我保持着礼貌，向后退开了两步，但是我的好奇心，却又使我停了下来，明知可能碰钉子，仍然问道：“我所看到的，究竟是甚么？是原形虫，还是变形虫？”

陈天远教授有些悲哀地摇了摇头，那显然是因为我自作聪明的问题，在他听来是太幼稚了。

他再度拍了拍肩头，道：“朋友，我很难向你解释得明白的，你机缘凑巧，看到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见过海王星上的生物，就应该很满足了，走吧！”

我更奇怪了：“海王星上的生物？这是甚么

意思？”

陈天远不再回答我，向我连连挥手。

我心中想，反正我暂时也不准备搬走，就在贴邻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还怕不明白么？于是我就退了出来，陈天远和殷嘉丽两人，又进了那间实验室。

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用一具长程望远镜去观察陈天远和殷嘉丽两人的行动，我发现他们两人十分忙碌，到了下午，我命人自市区送来的“偷听器”已经送到了。这种小巧的偷听器在英美各国，已普遍为商业间谍所使用，能够在对街的大厦中，偷听到对面大厦中的秘密交谈，如今我用来偷听陈天远教授和殷嘉丽的交谈，当然这是大材小用了。

只可惜，偷听器是利用特殊灵敏的装置，将微弱的音波放大，所以才能听到人耳所听不到的声音的，所以在我听到陈天远和殷嘉丽交谈的同时，实验室旁的机器声，也变得震耳欲聋，使我听不十分清楚两人的交谈声。

我听了两三小时，总算也知道了不少有关陈天远教授的事，这就是我写在篇首的那些。同时，我也知道我在显微镜中看到那些反覆地并行“分裂——吞噬”运动的微生物是在在如同梅

王星表面情形完全一样的实验室中所产生的。

我虽然无所事事，但是我在明白了这些之后，我的好奇心也满足了，这并不是使我感到有趣的事情。

当晚，我一早就睡了，在有规律的机器声中，人似乎更容易入睡。

我不知道我在被那一声惊呼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已睡了多久，我所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下惊呼声发出之后不到一分钟，我已经向声音发出的所在，奔了过去。

那一下凄厉、恐怖的惊呼声，是从陈天远教授的住处发出来的，我直奔到他住所的围墙之外，我听得在围墙之上，发出一种呻吟声来。

当我抬头向上看去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双手抓住了围墙上的铁枝，身子正在摇曳不定，自他的背后，鲜血正泊泊而下。呻吟声当然是那人发出来的，刚才那下惊呼声，自然也是那人所发的了。

我刚想喝问间，那人的手一松，整个人，便已经跌了下来，我连忙赶向前去。

时间正当在清晨，天色十分黑暗，当我赶到那人面前的时候，那人动了一下，勉力以双手撑起了身子，向我望了过来。

老天，我见过不少死人，受伤的人，和临死的人，但是我从来未曾见到过一个在临死之际，面上露出了如此恐怖神情的人过。

他面上的肌肉，全都作着不规则的扭曲，而且在簌簌地抖动着。他的眼中，放射着恐怖之极的青光，他的喉核，如同跳豆也似地跳动着，发出了极其难听的“咯咯”之声。

他只向我望了一眼，撑住身子的手便软了下来，倒在地上，死了。

我连忙俯身去察看 he 背上的伤痕，依我的经验来看，他似乎是被一柄刀口十分窄，但是刀身十分长的尖刀所刺死的，我立即想到了牛肉刀，他似乎是被牛肉刀当背刺进而死的。

他死了，当然是被杀的，那么凶手呢？

凶手可能就在附近，我不应该毫不警惕！正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，触及我的肩部，我的反应十分快，立即反手向肩后伸去，我握到了一条毛茸茸的手臂。

我立即一俯身，想将握住的那人自我头顶摔过来，跌倒在地上。可是，那条手臂，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大力一挣，挣了开去。

我大吃了一惊，心想这一次，可能是遇到劲敌了，我连忙转过身来。